

January 1931

公孫龍子集解自序

Zhaozu R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容肇祖(1931)。公孫龍子集解自序。《嶺南學報》，2(1)，71-76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2/iss1/5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公孫龍子集解自序

容肇祖

我們每每研究一個小小的問題，零星的搜檢，書籍的尋討，不知費卻多少時候。然而材料不完具時，不是可以容易解決這小小的問題。因此，總結賬式的整理是極需要的。胡適先生為國立北京大學作國學季刊宣言，曾提出結賬式的整理的重要，以為，（一）結束從前的成績；（二）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。他又說道：

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，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，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成的墨子閒詁，荀子集解，莊子集釋，一類結賬式的書流傳最廣。

自然是因為新學術，思想的萌芽，古代不合於傳統正宗的或異端的學術，思想，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；而學術，思想的進步，也靠多方面的研究，與及無成見的探尋。

公孫龍的學說，在封閉塵囂的二千一百八十餘年後，要求一個清楚的面目，明白的解釋，總結賬的整理，真是一件不可少的步驟。無論是歷史家要得古人的真相，或是哲學家要明白思想的潮流，本書的研尋，終究不能免的。而這書的解釋，自宋以來，每有說的蒙昧隱現，象墮五里霧中。晚近則單辭隻義，時有自矜創獲者。我不揣冒昧，集錄各家注解，及各家成說，閒參已見，希望總結從前公孫龍子一書

的解釋，或者對於研究這家思想的學者有所幫助。

在讀者諸君未看此書之前，重要的，急猝要問的問題，就是這書的真偽問題。自然是有許多人從文章的古樸，從思想的明辨，認定這書爲真；而這書以篇章太少，理解不易，每遭後人忽畧的緣故，向來談及這書的頗少。姚際恒很武斷的說道：

恒案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，其爲後人僞作奚疑。（古今僞書考）

他所據的理由，不免太薄弱了。按隋書經籍志序說道：

隋開皇三年，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，搜訪異本，每書一卷，賞絹一匹。校寫既定，本即歸主。於是民間異書，往往閒出。

又說，

大唐武德五年，克平僞鄭，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。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，泝河西上，將致京師，行經底柱，多被漂沒，其所存者，十不一二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，時有殘缺。今考見存，分爲四部……其舊錄所取，文義淺俗者，並刪去之；其舊錄所遺，辭義可采，有所弘益者，咸附入之。

又按舊唐書經籍志序說道：

開元七年，詔公卿士庶之家，所有異書，官借繕寫。及四部書成，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，無不駭其廣。九年十一月殷踐猷……等重修成群書四部錄二百卷……自後毋煗又略爲四十卷，名爲古今書錄。……今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，以表藝文之盛。

由此可見姚際恒所說的話不成立，有下列的三個理由：——

- 一·隋代書籍，採自民間，未必能盡民間所有？
- 二·隋代書籍如能盡民間所有時，經武德五年（六二二）的漂沒

，及目錄的漂濡殘缺之後，隋書經籍志也不是絕好的代表。

三、隋志編在貞觀三年至十年，（公歷六二九——六三六），也有采錄舊錄所遺的，下距開元七年（七一九），不及一百年，承認貞觀時新得的書籍，而不承認開元間所得的書籍，亦沒理由。（舊唐書經籍志是據開元四部錄編的，有公孫龍子一種。）據唐人擬公孫龍子論則咸亨二年（六七一）已有這書，距貞觀十年，只不過三十五年。

上列的論據，固然可以推翻姚際恆的武斷。然而要證明公孫龍子的真確，則公孫龍子一書的著錄及其出現的源流，需要考尋，今試記所知，列表於下：——

著錄及批 評者	時代	公 歷	著 錄 及 批 評 的 書 籍	內 容	相距 年數
漢 劉 向	元鳳四年至建平元年	前771—前6	別錄（見 <u>裴駭</u> 史記集解引）	記 <u>公孫龍</u> 與 <u>鄒衍</u>	
漢 桓 譚	卒於建武	後25—55	新論（白孔六帖九及 <u>太平御覽</u> 四六四引）	說 <u>堅白論</u> 及引 <u>白馬論</u>	約40
漢 班 固	建武八年至永元四年	32—92	<u>漢書藝文志</u>	著錄 <u>公孫龍子</u> 十四篇	相接
晉 荀 綽	約在 <u>太康</u> 末至 <u>元康</u> 間	289—299?	<u>冀州記</u> （ <u>三國志</u> <u>鄧艾傳</u> 注引）	說 <u>爰俞</u> 採 <u>公孫龍</u> 辭以談微理	約200
晉 張 湛	約在 <u>太元</u> 中	376—396	<u>列子注</u>	說 <u>白馬論</u> 現存	約80
梁 劉 勰	天監中	502—519	<u>文心雕龍</u> 諸子篇	評 <u>公孫龍</u> 為「詞巧理拙」	約100
唐(闕名)	<u>咸亨</u> 二	671	擬 <u>公孫龍子論</u>	說 <u>公孫龍子</u> 六篇，一卷。	152
唐 <u>殷踐猷</u> 等	<u>開元</u> 九	721	<u>開元</u> 四部錄（ <u>舊唐書經籍志</u> 所據）	有 <u>公孫龍子</u> 三卷	50

宋 楊 偉	武宗會 昌時	841—846	荀子注正名篇	引公孫龍子 白馬論	約130
宋 劉 昉			舊唐書經籍志	說公孫龍子 三卷	
宋歐陽修等			唐書藝文志	有公孫龍子三卷 ，及陳嗣古，賈 大隱注各一卷	
宋歐陽修	景德四 年至熙 寧五年	1007— 1072	崇文總目（錢侗 輯釋本）	公孫龍子一 卷	約160
宋 鄭 樵	崇寧三 年至紹 興二	1104— 1133	通志藝文畧	有“公孫龍 子三卷”	約40
宋 尤 袤	紹興至 紹熙	約1131— 1190	遂初堂書目	有“公孫龍 子”	相接
宋晁公武	乾道中	1165— 1173	郡齋讀書志	有“公孫龍 子三卷”	相同
宋陳振孫	端平中	1234— 1236	直齋書錄解題	有“公孫龍 子”	44
宋 黃 震	寶祐至 咸淳	1253— 1274	黃氏日抄	有評公孫龍 子	17
宋王應麟	嘉定一 元至貞 六二	1222— 1296	漢藝文志考證	有考證公孫 龍子	相接
元馬端臨	咸淳至 元貞	1265— 1296	文獻通考經籍考	有“公孫龍 子三卷”	相同
元 脫 脫			宋史藝文志	有“公孫龍 子一卷”	
明 宋 濂	至大三 年至洪 武一四	1310— 1381	諸子辨	評論公孫龍 子	約10
明 葉 盛	洪武一 年至成 化三	1384— 1467	菴竹堂書目	有“公孫龍 子一冊”	約10
明	正統十 年	1445	道藏	有公孫龍子 三卷	相接

案上表所列，公孫龍子一書，班固漢書藝文志已有著錄。向別劉錄即或尚有疑問，但談公孫龍一類的名理，則秦漢以來，久已絕響，而公孫龍子五篇，理解清晰，當非秦漢之際至班固以前所可有。在這時期中，亦無類似此種的說話。以五篇與墨經，經說相比較，則知為戰國時的說話，事實最為明顯。戰國策十九蘇子為謂秦王說道：『夫刑名的，皆曰白馬非馬也，已如白馬實馬，乃使有白馬之為也。』以證公孫龍子白馬論，知確為戰國時的出品。

其次，世說新語文學篇有說：

阮裕甚精論難，為白馬論以示謝安，謝不即解。阮重語相咨，盡，乃嘆曰，“非但言人不可得，即索解人亦不可得。”

晉人喜談名理，於白馬非馬之說，當得更深的發明。張湛注列子之馬非馬』說道：

此論現存，多有辯之者，辯之者皆不弘通，故闕而不論也。此漢晉相距，不到二百年，爰俞採公孫龍辭以談微理，加以張湛書說，可知公孫龍子在那時特是顯著。魯勝注墨辯，序說道，“墨子之書，作辯經以立名本，惠施，公孫龍祖述其學，以正刑名顯於世。著當於公孫龍子有所見，故知其辭與墨經相通。晉代說公孫龍的，有這三個證據，而張湛之注，更為有力的証明。可見那時必存有公孫龍子一書。此後，劉勰“詞巧理拙”之論，擬公孫龍子論之說，開元書目組採入，楊倞荀子注之引，可知隋志雖缺著錄，不能証公孫龍子為偽的。

自宋以來，則各家書目，俱有著錄，謝希深的註，道藏的本子，以及其他明刻子彙諸本，現今流傳，自明以下，更可以不需引證。

這部集解的體例，自然是集錄各家的解釋，和王先謙的荀子集解

相仿佛。而註釋太多，中間插註，於原文反致看不清楚，故移置於後，而以數目字標其次序了使易檢尋。後語一卷，仿孫詒讓墨子閒詁之例。公孫龍子考，集取有關這書攷證的材料，不加己見，擬朱彝尊經義攷，謝啓昆小學攷的例，因並附於後語中。其有材料與公孫龍有關，而於集解，畧傳，年表，相關孫人物攷證，公孫龍子攷，諸篇，不是一例，不能附入者，則特爲餘聞，以資博覽。其有見聞所未及者，深盼大雅君子，爲之指示，以待再版補入。

我編著這書，始於民國十五年在廈門大學教‘諸子專家研究’一課，苦無通行本可備各生參考，不得已集錄成書。油印未竟，以廈大國學研究院停辦，辭職南歸，稿廢置篋笥間，忽忽又過兩年。今年寒假，盡十五日之力，改竄校訂，參附己見，並爲後語一卷。適顧頡剛先生北返，因託帶請胡適先生教正，並付樸社印行。這書的印成，我於顧頡剛先生表示十分的感謝。我的舅父鄧爾雅先生，爲我書封面題字，並此誌謝。

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。

這書完成後，續得張熙先生著公孫龍子解，及王瑄著公孫龍子懸解，金受申公孫龍子釋，又蒙馮友蘭先生以所著中國哲學史講義見示因復補入若干條。我尤感謝的就是馮友蘭先生賜給的序文。

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續記